

秋風寶劍 淚滿面

～巴雷專訪～

廖博士：本校牙一屆校友。留學日本國立九州大學。
。現為本校生理學、口腔外科專任教授。
。中山醫專畢業校友會會長。

張博士：本校膺復學專任教授。牙科膺復學研究中心主任。

能否請您兩位談談本校醫科被停招的感想？

自省、檢討、改進

張：本校原來不會落利這麼淒慘的地步，都是一錯再錯鑄成的。既然到了這步田地，也用不着責怪誰。但是，我們必須深深自省，痛加檢討。尋出失散的端倪，大刀闊斧的改革向善才是。

教育部的勒令本校停招醫科，有其立場，有其見地。我們用不着辯駁，更用不着謾罵鑽營。務必，由自身的加強作起。毋庸諱言，本校以往的師資確實不很夠水準，這是事實。教育部這麼做，就是要鞭策我們速疾改進。真改善了，回復原狀或改成學院自然不成問題，如果還兀自不理，則係自擇停辦的命運。

因此，我認為，自救之道唯有一途：檢討、反省、改進。

自助天助

廖：我們不「怕」醫學教育委員會再次來訪，怕的是本校無以待，仍無改革的決心、良好的表現，經不起考驗性的調查。

倘使，本校能自助自立自強而達到一流醫學校水準。教育當局唯恐我們不願意多招收學生，那還會勒令停招？這事件的崩發，完全是本校咎由自取，教育部只是依中山醫專的概況作客觀的裁決。決定中山醫專命運，操縱中山醫專生命的是中山醫專自己，而不是教育當局，我們必須深切體認這點。

自助才能得到天助，本校在此時節，應力求自立自強，而後才可能有改院復招之日。

秋風寶劍淚滿面

張：校友們，莫不由衷感懷母校的蘊育恩澤，無不胸懷反哺之心想為母校貢獻心智力量以報答母校宏恩。然而，令人悲切的，我們的熱心，我們的努力，我們的諄言，往往被忽略被漠視。我們痛心地怒睜淚眼瞪視多災多難的母校在困境險地中掙扎，却無從伸出救援之手。

醫科的被停招，令我輩錐心刺腑悲慟異常，難道天下之大竟無有寬容我校之地麼？但是嘆嘆之餘，揮拭淚水仰望巍巍中山，心中陡然升起一絲希望；置之死地而後生，母校總算有了一線生機；這次的雷打電殛不啻是注在中山身上的強心劑，或許足以起死回生。

前年，我自日本歸返母校任教，回到牙科診所。萬分不相信的發現，一切器械設備與十年前初創的牙科診所毫無兩樣。校本部的牙科學生實習設備依然增置有限。開校十餘年，所成居然寥寥若此，怎不令人慟心？

聽說學校進口了一批最新的牙科膺復器械，準備在校本部成「牙科膺復中心」，能否請張博士談談成立這個「膺復中心」的意義。

培養特殊科系增宏校譽

張：醫科停招後，本校校譽低落到了極點。這是我們必須銳力掙強圖謀振作的時候，此時此刻成立「膺復中心」有其重大意義。

國外的各大醫學院裡，大抵而言各科都有水準以上的發展，但是總有一、二特色科系獨佔鰲頭儼成為該校的特色科系。持着該科系，給予他人優異印象，從而提高知名度，增宏校譽。例如，我就讀的日本齒科大學就是以膺復學矯正學稱雄扶桑三島。

校譽低下的今日，我們大可以培養「特色科系」再度喚起醫學界對本校的注目。

本校想在醫科方面成為台灣一流學校，似乎不如牙科來得簡易快速；台灣的醫科教育已有悠久的歷史，

研究風氣久已蔚盛。以本校當前的師資、設備以及處處掣肘的經濟條件，想跟上都難，遑論超而越之，執台灣醫學界之牛耳。反觀台灣牙醫學界，目前猶停留幼稚階段。本校若能挾其日益增強的師資陣容（本校擁有的齒學博士為各校之冠，還有學成正待歸國的衆多海外校友。）配合以優異新良的設備（所費無多，本校尚能擔負），本校的牙科必能突飛猛進，凌駕各校之上。

目前，台灣各校中，膺復學方面的醫學博士獨獨本校有一位。我們成立「牙科膺復中心」後，本校的膺復學必能脫穎而出，成為台灣膺復學的權威學校。

以這個研究中心為張本，將來成立更多的研究中心必能帶引本校踏上新紀元。

校友會是建校磐石

請問廖博士，校友會的宗旨及其組織。

中山醫專畢業校友會的成立，其宗旨在於團結海內外校友，有系統、有組織、有構想地督導捐助之下，促使本校早日走上正軌，進而擠身一流醫學校之列。

國外的著名大學，大都有一個組織健全力量雄厚的校友會在背後支柱着。這些校友會，不但出資捐建校舍擴充設備，出力延攬優良師資。選賦有極大的評議權責，大而校長的去留，小而教師的延聘都得經過他們的同意才得進行。其責任之重其權限之大罕有其匹。

希望本會的成立，是中山醫專盛衰丕變的轉捩點。

本會會址在中山醫專。下分四個分支組織：

1. 國內校友會：包括北區校友會、中區校友會、南區校友會、留校服務校友會。
2. 在歐洲校友會。
3. 在日本校友會。
4. 在美校友會。

牙科學生不用急著當 Clerk

有些同學利用課餘時間到私人診所當見習生，請問您們有何意見？

廖：在校生，應該多從書本上課堂上求取知識，打穩基礎。在根基未穩、基本知識吸收未足夠之前，當見習生並不能有多少收穫。如果把那些時間用在書本鑽研上，必有更豐碩的收穫。

張：在校生，唸書本，消化課堂上所學課程的時間尚且不夠，還把時間花費在獲益不多的「高級學徒」上是否有些「本末倒置」？目前台灣開業醫的知識大都是

二次大戰前遺留下來的，已然追趕不上三十年來一日千里的牙科醫學。就算能盡得其真傳充其量不過是「高級學徒」耳。何況，一旦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以後要吸收新知識時便有很大的抗阻力。

日本學制上也沒有 Clerk 的制度。五年級第二學期結束全部基本課程後，緊接着一年的 Intern（五年級第三學期，六年級第一、第二學期）。六年級第三學期全體返回學校作「集中準備國考」。

集中準備國考

廖：日本的「集中準備國考」值得我們效法。

我認為正規教學程序，應該分三個階段。

一、基本階段一不分巨細精蕪把一切牙科知識，按部就班傳授給學生。

二、臨床、學理配合階段一指導學生作臨床實習，以融滙活用所學的基本知識。

三、成為臨床家的最後準備階段一實習結束後，返回學校，由教師把當個臨床家非知道不可的知識，提綱挈領地教給學生，順便準備國考。

我認為第三階段的工作應該包納入學校正式程序之一。不應再由學生自己摸索探討。

另外，我對當前國考方式有非議之處。國考，應該以測驗該考生是否有資格當一名牙醫師為標準而不是測驗該考生有否「研究員」之能力。因此，試題應以牙醫師必須知曉的知識為基標準，不宜過份牛角尖化。

張：日本的「集中準備國考」，有系統有組織的復習確實有很大的收效。日本的國考通過率幾近百分之九十九就是明證。值得我們效法。

秋風寶劍
淚滿面